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三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朔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藏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留可去矣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若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

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府庫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

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鬩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

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盜境內與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上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審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統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辠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敎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華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敎爲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闇其治民闇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

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
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
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
之教也管子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
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
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
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
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

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士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數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之心而爲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蟄室燒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糱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

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墨子尚同篇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凊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逄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呂覽

功名篇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己篇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諸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
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
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
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
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
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
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　賈誼大政篇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轉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亾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千世為異姓禍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 蕭錯對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以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

王莫之肯爲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亾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亾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大學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國之衆對亾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亾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晉格內古為貢但於資格之中少有分別之意斯[illegible]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救後救衰 一代頗沿 夏忠

曰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是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
食受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追蹙民民日削月朘寖
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
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
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孝武帝之時可作禮樂而一稍興且紛紛俗哉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矣其三

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漢徐樂上書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夾者相望

公孫弘以對策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嚴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紳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

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

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對李固賢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今中宮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灾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荀爽對策陳便宜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

懷瑕、與下同、疾綱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
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
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
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
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
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
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
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　益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幷田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損益篇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晨時與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

寨準備者盡據然可行

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泰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傅玄上便宜五事疏）

覩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諸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為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誅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溫嶠奏軍國要務

其二　以為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胥吏多員擾民亦無益于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奮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梁散騎常侍賀琛敷陳四事

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

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

罰加于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哉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
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
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唐魏徵時政疏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
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
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姸媸何者爲美惡謹
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劝忠勤無才者咸知勉
勵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
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

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唐劉知幾表陳四事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自强黎元日困者以其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
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貪
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
焉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
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
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
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
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
王兵吏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劉賁對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駮謂駮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乘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駮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
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
彈奏左右丞令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
退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
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
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
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
圖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勑無誤出政事無錯行

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

欲管一小罪，繫一輕因，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令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參人占

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二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闢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

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沘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薦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勑注擬。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憲宗嘗命珣銓品廢官珣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君更令臣擇廢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珣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

則垂衣而治矣。王禹偁應詔言事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飡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

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祗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能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

示區別僥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館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特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一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一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二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僉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獘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者一任總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
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
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
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
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廻日許進于教化
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
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入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
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
書一時劾彈并陳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
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

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塲試詩賦、一塲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紕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塲、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僥倖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或攙罷去、便入見闕常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輟、士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唐外官月

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

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

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

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
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
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
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
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
文省比於常特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
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
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
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

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凶逆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
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
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
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
必散為羣盜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
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
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
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
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
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

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做此漸可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没家産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令覩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

經常。卽特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准行條貫。雖
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弊稟
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
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
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
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
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庶幾施行。范仲淹答手詔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
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
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犄角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垂大衂今乘其屢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會而[illegible]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非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北來辭禮驕抗昧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要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迷不敢

眞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與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驚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韓琦論時事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暴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謟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徼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譬猶膠版爲舟摶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画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寘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

司馬光進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

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蓋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

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令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是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贓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

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竊自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狠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巳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巳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議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

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應詔論邊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並

羌氏樊翟嬰兒生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黄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巳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　故水擊則波與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與不可以爲平。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諭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折諸侯設諂而相飭設輸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祭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嫌爲世之甚公唯愛季毋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敗多何傷欲交吾

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罵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而誶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 賈誼時變篇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于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踁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

下公爲胄主而使人務侈也胄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飾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着于本則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綱此四者使君臣相亂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遂遂救也　覡埤孫

故明主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振一貪賢薦一狐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忠魚所以尊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猶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宋穆崇厚篇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汚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泰豢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剛故閭閻以公乘傲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華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習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應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
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巳負敗而後見用故
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
晋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
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
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
故功成必攺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
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懇以
為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
可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

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遷泣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言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膚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壯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盍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留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庾峻上疏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為强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聳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太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覸澗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神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令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宋唐庚撰俗論）

總攬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管仲法法篇）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版法篇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

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任法篇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則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

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韓非主道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刧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

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二柄篇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緣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

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
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惟恐多人凡治
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
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責
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股難
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
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試其毋爲主而無臣
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顛顛豺狼

在宋。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
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
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
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
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
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
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
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揚權
篇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

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

誘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南面皆備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illegible]夫主道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illegible]人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illegible]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矣此謂事刼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刼三守不完則三刼者起三守完則三刼者止三刼止塞則王矣

三守篇